

續古文苑

一函
六冊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書下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
護爲心廣敷眞俗思聞繫表共剖眾妙式筵山河虛

館川涖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夫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
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

爲袁詒求

齊虞

義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
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
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
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
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案彖隆昌元年卒謚靖子見南齊書本傳

荅從兄安成王書

梁蕭口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從兄安成王書考景為遜之孫抗之次子不得有從兄安成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荆湘等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俱見梁書本傳今荅云云在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於梁代兼附著考定之說亦可為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
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
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
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
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
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 劉之遴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旣畢殺
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
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尙。自非沈鬱澹
雅之思。安能閑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
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

王曼穎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
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
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
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
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
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某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上登驕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尪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娃。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幃。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托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葢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厯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眾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厯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胃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拮據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
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
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
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
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淵折桃無妨
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
冬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逵卽晉朝譙國戴逵今考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二年徵隱士
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

北齊不嫌與譙國
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閣下靖聞上清
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
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
差戾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
是以摩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厯代哲王莫不順時
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
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
淩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

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
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
以望據，欲杖劒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
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
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
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
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
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鷲巖。觀寶塔以徘徊，
覩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鎮切熒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賁、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卽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熒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
宋 儋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

人匪報之實。遲徊循軀。倂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
多可不怪。高情内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儋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已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
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
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
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
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
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
浩去塵糝。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聞眞
聲。迴聞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
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謹馳疏不復具

宋儋白

且作一釋為一且絕不復具一

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傳著不知意以為遠古人誤儋有嵩山主禪師等碑戶部侍郎字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書有嵩山故道安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儋

月日雲夢子毛儋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儋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儋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